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一二九回 吳用計問顏務滋 徐槐智識賈虎政

卻說宋江自泰安逃回，至兗州永安山地方，忽遇大隊官軍殺來，打著兗州鎮旗號。宋江道：「不好了，劉廣那廝又來作對了！」原來劉廣在兗州，聞得雲天彪收復萊蕪，進攻泰安，料得宋江必難保守，勢必逃回，特遣劉麒、真祥麟領兵一萬，分頭埋伏，專等宋江到來，協力擒拿。這日恰好劉麒邀住宋江。劉麒手提三尖兩刃刀，一馬當先，高叫：「瞎賊休走！快快下馬受縛！」宋江嚇得魂飛天外，策著那匹照夜玉獅子當先飛逃。只見那些兵已紛紛離伍亂逃。不防前面又是一個驍炮，真祥麟領兵迎面殺來，見了宋江，不問事由，長槍直刺。宋江急忙帶馬橫逃，真祥麟已一槍刺入馬腹。宋江於馬下，真祥麟抽槍急刺。魯達、項充、李袞捨命抵住祥麟，救得宋江，背後劉麒已掩殺過來。魯達、項充、李袞保了宋江，殺出重圍，奪匹馬與宋江騎了。公孫勝、樊瑞已用土遁法遁出重圍，會著了宋江。劉麒、真祥麟合兵一處，痛追過來。宋江忙扯公孫勝道：「兄弟快作法擋他一陣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小弟自蒙陰汶河與陳希真鬥法以來，每想用法破敵，都不靈驗。」宋江道：「事急了，休管他，再試試看！」公孫勝即忙疊起印訣，豁瑯瑯放起一個青天霹靂。宋江喜得靈驗，正要殺上前來，那知劉麒、真祥麟本是雷將降凡，得這霹靂助他威勢，精神愈奮，一齊大呼殺入賊軍。宋江起先逃出重圍，仗著項充、李袞蠻牌遮護，如今經這霹靂，劉麒、真祥麟奮勇異常，蠻牌竟不能御。須臾間，只見劉麒刀口飛時，項充頭顱滾落；祥麟槍鋒到處，李袞窟窿全明。宋江失卻蠻牌，大驚飛逃。戰將惟魯達一人，只好保住宋江，那敢迎敵。一萬官兵喊聲振地，翻翻滾滾殺上，那些賊兵不待廝殺，早已分頭亂竄，霎時潰散。公孫勝、樊瑞到了此際，也顧不得眾軍士了，只得仍用土遁法，將宋江、魯達遁過，逃脫。劉麒、真祥麟正追宋江，忽然不見了宋江，急忙分頭到各處林子裡尋覓，杳無蹤跡。只得取了項充、李袞首級，及賊眾首級，收齊人馬，回兗州鎮去了。

且說宋江、魯達仗著公孫勝、樊瑞的土遁，遁過永安山一百餘里，公孫勝方收了符法。宋江、魯達、公孫勝、樊瑞憩息樹林之下，略定定神。宋江想起今日泰安三郡盡行失陷，餘萬雄師無一人還，二餘個兄弟僅存四人，山寨圍困將近二年，依然不解，真是危亡在即，無法可施，便痛哭了一場。公孫勝等也無言可慰。宋江哭罷，又長歎一回，略坐坐，吃些乾糧，深恐又有追兵，不敢逗留，便與公孫勝、樊瑞、魯達一口氣奔走。不一日，到了山寨，從後關進去。後關頭領相迎，宋江問道：「後關官兵為何不見？」左右道：「前日因張繼死了，他夫人賈氏便不管事，即時將兵撤退了。」宋江點首，直到忠義堂。吳用卻不在彼，只見柴進、蕭讓等迎見，驚問緣由。宋江說起泰安三郡失陷之事，眾人盡皆驚駭。宋江見眾人驚駭，便道：「失了這三郡不打緊，只可惜喪了我這許多兄弟，我誓必報此仇。但不知近來山寨中與徐官兒相持，勝負何如？」柴進道：「正要稟告哥哥，刻下得一好機會，吳軍師與盧兄弟並諸兄弟都在二關，我等在此守候捷報也。」宋江驚喜，問何機會，柴進等一一說出。宋江亦甚喜，便就在忠義堂與眾人設酒敘談，等候捷報。原來吳用與徐槐相持，攻戰已非一次，目下卻望著了一個機會。這機會須從徐槐一邊說起，方有頭緒。

且說徐槐重用顏樹德，斬關奪隘，陷陣衝鋒，梁山群賊端的個個望而心驚。徐槐稱為飛虎上將，破格看待。樹德性好鬥，三日不廝殺，便悒悒不樂，每在自己營內輪舞大刀，酣呼縱談以解悶。喊聲徹中軍帳，徐槐絕不顧問，有時反叫他上來，賜酒三大鬥，以助其興。左右或言：此人在軍中擾亂紀律，恐不可用。徐槐必叱之。樹德性易怒，親隨下人略不如意，便加鞭打。徐槐常乘機訓誡他幾次，有兒句話直中樹德心坎，樹德深深佩服，從此性格便平定了許多。樹德性嗜酒，酒量倍於常人。徐槐每日必封好酒二壇，賜樹德酣飲。樹德因無人禁他，端的酌以大鬥，鯨吞虎咽，暢其所欲。卻不料旁邊多出一個小酒監來。你道是誰？原來這個人姓龐，雙名泰述，本是顏家的舊僕，從小服侍樹德的。此刻聞得樹德發跡，仍來隨侍。因見樹德使酒逞性，與幼年無異，便使出老僕的身分，時常在樹德面前絮絮叨叨，說些酒能成事，亦能敗事，不可不飲，不可過飲的話。樹德因其是個老僕，當作者生常談，也不去計較他。

這日，樹德奉將令巡綽外，與梁山二關游騎相遇，樹德單刀匹馬，斬殺餘人，逕投中軍帳來呈獻首級。徐槐甚喜，就帳前賜酒暢飲，韋揚隱、李宗湯共席。當下談說，樹德興到，便請主帥寬賜，縱性狂飲。徐槐含笑連點首許之。樹德因此吃得酩酊大醉，謝了主帥，歸帳。時已三更，又舞了一回劍，又舞了一回大刀，便叫：「再燙酒來！」龐泰述在旁道：「相公請明日用酒罷。」樹德圓睜兩目，厲聲道：「大膽狗才，休得碎煩！」撲的坐下交椅，拍案催酒。左右即忙奉上。樹德扯著大塊牛肉，接連又是幾碗的陳酒。一邊吃，一邊口中曉曉不住的罵道：「混賬狗才，阻我的妙興！下次再敢多煩，一刀揮為兩段。」又吩咐：「再燙熱酒上來！」龐泰述不知高低，又上前勸道：「相公明日用酒罷，可請安睡去。」樹德聽了勃然大怒，道：「你這廝真個討打！」龐泰述尚欲回言，樹德呼的立起身來，照著龐泰述臉上只一掌，只見龐泰述早已跌出一丈以外。樹德便喝左右：「叉出去！」左右怎敢不依，只得將龐泰述趕出帳外。樹德坐下道：「這種膿包，要你何用，落得我身邊清淨！」便暢飲了一回。

且說龐泰述被樹德趕出，獨自一人在帳外走來走去，心中好生慚恨；更兼時當嚴寒，冷風砭骨，足足受了一個更次的寒凍，越想越怨恨。看看天色已明，聽得樹德已酒罷就睡，本要回入帳中，因想主人如此暴烈，日久必被他結果性命。想到此處，躊躇了一回，便起了個念頭，不如乘勢走脫。當時便在帳下吃了些燒酒炙餅，擋御了饑寒，便擬進帳取些細軟，以便逃走。猛想道：「且慢！如此走法，恐走不脫，不如暫且出去看個機會。」便閒步出去，只見門已開。守將士見他是顏將軍的親隨，自然再不盤潔。當時龐泰述走出國外，只見外游軍絡繹巡綽。龐泰述走過了，也沒人盤詰。

龐泰述心無主見，縱步而行，行不多時，忽又遇著一隊游軍。龐泰述一看，乃是梁山的號衣，正欲走避，只見那游騎隊裡一員頭目，叫他一聲「龐大哥」。龐泰述急抬頭一看，原來這人姓賈，雙名虎政，是龐泰述曾經會面的朋友，便也回叫他一聲。賈虎政便問道：「吾兄從何處來？」龐泰述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小弟現在官軍營裡。」賈虎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為何單身大膽來此？」龐泰述道：「仁兄休問，小弟幸遇仁兄，正要問你現居何職。」賈虎政見他話裡藏機，便道：「小弟現在山寨中軍帳下，做個總巡頭目。仁兄請到前面林子裡一敘。」龐泰述便隨著賈虎政到了僻靜林子裡。

二人坐下，賈虎政道：「仁兄怎地到此？現在何人帳下？」龐泰述便將如何跟隨樹德，如何吃樹德打罵的話說了。原來賈虎政為人甚是狡猾，未落草時曾經領過樹德的利害，今日一聞此言，喜不自勝，便道：「貴主人一時之怒，仁兄諒亦不介分介意。」龐泰述歎道：「如此暴虐的主人，深恐一命難容。」賈虎政道：「仁兄休如此說，貴主人或未必如此。如果如此，仁兄竟舍了他，別尋路頭，亦是容易。」龐泰述道：「小弟也這般想。貴梁山頭領最肯容納眾人，小弟只是自恨無寸功可進。」賈虎政聽到這裡，暗暗點頭，便道：「這事也容易。仁兄只須自思，你們寨中何人與你有仇，你能設計取他頭來，投我本寨便好了。這是本寨的老例，喚做投名狀。有了這投名狀，便再不疑忌你了。」龐泰述道：「便是這顏野漢，我就把他下了手來。只是他力敵萬人，我恐怕枉送了性命怎好？」賈虎政道：「不是我教人為不善，你既肯替我山寨建大功，我軍師必然重用，容我去稟了軍師再行。這裡我先教你一計，你只放心回去，只須他前加意認罪求饒，做出悔過的模樣，他必受你計。你便加意小心服侍他，待到五日後，便再潛身來此地，相見定計罷了。」龐泰述甚喜，便重托了賈虎政，告別回去了。

先說賈虎政，得了這個消息，卻好這幾日吳用帶各頭領住在二關，虎政逕進二關去，稟知吳用，並道：「這個機會，該怎樣取法，請軍師定奪。」吳用聽罷，沉吟了一回，又暗想道：「有便有個計較在此，只恐未必賺得這徐官兒。如今休管他，且做做看。」便對賈虎政道：「你見龐泰述時，只須如此如此向他說，教他依計而行。」賈虎政領會了，只等五日後龐泰述再來時，便與他說。

且說龐泰述別了賈虎政，一路回轉營來。進了樹德帳中，只見樹德正在飲酒，龐泰述便走到旁邊垂著雙手一站。樹德回頭一看

道：「你不走，來此做甚？」龐泰述忙跪下道：「小人服侍相公多年，怎敢逃走。昨日小人衝撞相公，相公見責，小人深知罪愆，總求相公寬洪饒恕。」樹德道：「罷了，去叫拿酒菜。」龐泰述叩謝了，稱是是，從此照常辦事。那龐泰述端的小心服侍了五日，樹德毫無疑忌。龐泰述卻將賈虎政的約會緊記在心，到了那日，便假討了一個差使，出了門，逕去那約會之地，會著了賈虎政。兩人相見大喜，賈虎政便將吳用的密計一一授了龐泰述。龐泰述甚喜，便受計回營去了。

原來徐槐每日申刻賜顏樹德酒，必差一名親隨押來。這日差一親隨，姓刁，行二，送酒前來。正走到樹德營門口，忽見一個人從東門進來。原來樹德營門北向，緊對東門，一望相通。只見那人進來時，身披中營號衣。守軍士問了口號，那人答應得不錯，又稱有機密事務，守軍士便放他進來。刁二暗想：「中營司機密的軍士，我都認識的，何曾見有這個人。」心中疑惑，卻不便查問，便送酒進樹德帳中去了。樹德收了酒，付了使力錢。刁二退出帳外，只見那個口稱機密的人，並不進營來。刁二心中愈疑，走出營外，只見那人還在營外僻靜處遠遠立著。龐泰述飛跑到營門口，面色有慌張之狀；那人也甚屬慌張，即忙將一物揣在懷裡，飛跑出去。不覺那一物從腰帶邊脫落在地，那人也不回頭，跑出外去了。刁二去拾看時，乃是一個小布包。啟開一看，裡麵包著一封書信，信上寫著「藉覆貴軍師密啟」七個字。

刁二吃了一驚，想了一想，便將這書信藏在懷裡，走回中營去了。原來那個進來的人，就是賈虎政，刁二卻不識得，便持那書信到徐槐處獻功。頃刻到了中軍帳，見了徐槐，銷了差，便請屏退左右，密稟道：「小人得一奇文，稟上相公。」徐槐道：「什麼奇文？」刁二即將那信呈上，並將營門外遇著那個人怎樣形跡，怎樣臉色，說了一遍，便道：「箇中就裡，小人卻不曉得。所有書信，不敢拆動，謹呈相公開看。」徐槐聽了一番，當將書信拆看，只見上寫著：「所囑義不容辭。但此人與僕有恩，僕不忍負，容俟緩圖。名不具。」共二四字。字畫龍蛇飛舞，確是樹德筆跡；下蓋圖章一方，係篆書「淡泊明志」四字，是徐槐贈樹德的，細細看來，印花絲毫不錯。徐槐反來覆去看了，大稱奇事，「這人怕他真個反了？」便教刁二退入帳後，不許走開，靜候呼喚。刁二應聲轉後帳去了。徐槐又沉吟了一回，莞然道：「非也，此中必有詭詐。且去叫他來，定知端的。」便差左右：「請顏將軍進帳。」

此時已及黃昏，樹德正在飲酒，聞呼即至。一見徐槐便道：「今日無事，恩公莫非又賜暢飲？」徐槐道：「然也。」便叫備酒。席間，徐槐將那封書信遞與樹德道：「你的筆跡向有何人能套？圖書從何處洩漏？」樹德一看了信，雙眉直豎，大叫：「這信從何而來？我的圖書無人敢動，就是這幾個字，也竟像我寫的！」大叫奇事不絕。徐槐道：「你休躁亂，且吃酒著。你細想近來身邊有懷恨挾仇的人麼？」樹德道：「都是心腹，並無仇讎。」徐槐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且吃酒。」說罷，便進後帳去問那刁二道：「你見那人揣懷書信時，身邊有無別人？」刁二道：「小人見他時，只有龐泰述從他身邊站了一回。這龐泰述便是顏將軍的親隨，小人因不曾見他傳遞書信，所以不好妄供他。」徐槐聽了，便重複出帳與樹德飲酒，便問樹德道：「你身邊親隨有個龐泰述麼？」樹德道：「有的。」徐槐道：「這個人何如？」樹德道：「這人倒也忠直的，只是胃口太碎煩些。」徐槐道：「近來你訓斥他過否？」樹德想了一回道：「不多幾日前頭，吃我打了一掌。」徐槐暗暗點頭。樹德暢飲，謝賜而行。

徐槐便教顏將軍帳下親隨龐泰述上來。龐泰述聞得元帥傳令特召，嚇得不知頭路，懷著鬼胎，進帳戰兢兢叩見了。徐槐屏退左右，霧顏和色問道：「聞得你主人私通梁山，這個罪名不淺。你貼身服侍他的，必定曉得蹤跡，你可從實說來。」龐泰述呆了半晌道：「這事小人實不知情。」徐槐聽到此際，便換個怒容，厲聲道：「你怎地說？現有告人在此，說你與主人同相商了，私通梁山！」便將那書信擲下去，「這是你主人親手寫的，你親手傳遞的，如何賴得？如今你這種狗才，殺也無益。你肯將這書信怎樣來蹤去跡，細細供來，饒你不死。若不招，便先斬了你再說。」龐泰述到了此際，想道：「我若說了，料也難免一死。但不說，死在目前。說了或可延挨，再圖機會。但主人，我死不饒他。」便信口道：「恩相台下，小人不敢隱情，這信卻是主人寫的，教小人傳遞，小人不敢不依。」徐槐怒喝道：「這信還說是你主人寫的麼？」吩咐：「斬訖報來！」門外一聲答應，早擁進幾個勇士，將龐泰述一索捆了。嚇得龐泰述只是磕頭求饒。徐槐道：「你快將這信怎樣來的，從實招來，免你一死。若再說這信是你主人寫的，休想饒命。」龐泰述便將私通賈虎政，暗遞這信的原委，一是一，二是二說了。徐槐道：「依你說來，信是梁山裡拿來與你的了。但此信究係何人所寫？」龐泰述道：「這卻不知。惟前日賈虎政來要顏相公的字跡，並圖書式樣，小人就偷了主人一張寫而未發的舊信送去。次日賈虎政即拿此信來了。」徐槐點頭道：「是了，久聞梁山有善鑄圖記、善寫字樣的人，想必一定照樣套冒了。」靜想了一回，便得了一個將計就計的法兒，便教解了龐泰述的綁縛，吩咐左右再退去，便對龐泰述道：「你圖謀反叛，罪該萬死，如今你肯悔心麼？」龐泰述叩頭無數道：「小人下次再不敢了，求恩相開恩。」徐槐道：「你須依言辦事，開你一條生路。」龐泰述又叩頭應命了，並請吩咐。徐槐心中暗喜，便密諭一條計，龐泰述沒口的應了。當夜徐槐將龐泰述留在帳下。

次日黎明，徐槐召見樹德，將龐泰述的事說了。只說得一半，樹德早已雙眉剔起，怒目圓睜，便要親手去殺那龐泰述。徐槐急止道：「且慢，現在正須用他。」便與樹德說個將計就計的原委，說得透透徹徹。樹德倒笑起來，便遵依徐槐所議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吳用著疊了顏務滋的假書去後，與盧俊義及眾兄弟在二關聽候消息。過了數日，只見賈虎政上前有稟。吳用便問如何，賈虎政悄悄稟道：「昨日小人見著龐泰述來，說那徐官兒接了假信，便拿問龐泰述，龐泰述畏刑招認。誰知這徐官兒倒想將計就計，便教龐泰述來說，只說顏務滋已被徐官兒見疑，務滋情願投降我們。想我們中他的計，詐敗一陣，務滋便乘勢領官兵殺入二關，便可裡應外合。如此計較，小人不知從中何有便宜，特來請令。」吳用聽罷，冷笑一聲，便教賈虎政且退，少刻進來受計。賈虎政應聲退出。

盧俊義便問：「此事何如？」吳用道：「這徐官兒真是高的。至於想出這條計，卻沒見識。」盧俊義問故，吳用道：「我這反間計，他能不受，豈非高的？無故想將計就計，要我信其言，甘心詐敗，他便好乘勢搶關，這心思太迂曲了。不但迂曲，而以勇將銳卒輕入重地，亦是冒險之道，此我所以笑他沒見識也。為今之計，不去睬他最為穩當。但我山寨被困將近二年，如今得此機會，豈可錯過，我也只得冒一冒險了。」盧俊義問：「如何計較？」吳用道：「他想要我詐敗，我便依他詐敗；他想進關，我便依他進關。待他人馬進得一半，我便放下千斤重關，關住了他。他裡面軍馬任我囊中捉鱉，他計便左了。這喚做他將計就計，我也將計就計也。」盧俊義稱是。即命賈虎政傳言龐泰述，依計而行。這裡吳用請盧俊義與徐寧、張清在關內協提顏樹德，令燕青、朱富、李雲嚴守關上，令李立專司千斤重關。分派已定，吳用又道：「這事兩下冒險，成敗樞機全在一關。」便親自去踏勘那千斤關，將閘板閘槽軸頭都細細察看了一遍，又演試了兩遍，果然滑利無礙，方才放心。便將諸事安排停妥，等待官軍。

且說徐槐、顏樹德在頭關土內，聞得吳用果肯就計詐敗，樹德大喜，便要領兵出去。徐槐道：「且慢。你此去只有一味奮勇殺賊，不暇他顧。須得一人保你同去，方為妥善。如今我想鄆城一路，向委任森鎮守，此刻陳統制已要興兵進攻濮州，雲統制也要乘勝來討嘉祥，這兩路賊人方當自顧不暇之際，任森離開鄆城，必無妨害。不如調他前來，共行舉事。」樹德稱是。徐槐便傳令到鄆城去調任森。不數日，任森到來，參見了徐槐。徐槐便將上項的話從頭至尾一一說了，任森大喜，便請徐槐發令。徐槐便令顏樹德為先鋒，領步兵五千名，都暗帶了火器。任森即同在步兵內，以便策應。這裡派韋揚隱、李宗湯帶領一萬五千人馬，乘勢搶關。部署已定，便教龐泰述去通知日期。

到了這日，徐槐傳令進攻二關。三聲號炮，眾軍一齊起身。顏樹德橫刀縱馬，當先而行。須臾到了二關之外。那邊吳用差張清在關外佈陣等待。樹德見了張清，也不發話，提刀直奔過去；張清見了樹德，也無回言，舞槍直迎過來。兩馬盤旋，槍刀並舉，彼來此往，鬥到不上二合，張清便虛幌一槍，勒馬便走。樹德縱馬追去，五千步兵一齊潮湧而前。賊兵吶喊一聲，都隨著張清紛紛逃入二關。村德便令那五千步兵殺入關來。此時吳用在關上提心，一眼看望，見顏務滋已進關門，官軍後隊已洶洶而來。吳用即忙放起一個號炮，關上賊兵一聲吶喊，放下那千斤重關。任森急從步兵隊裡飛到，不先不後，不早不遲，閘板下來，任森托住。徐槐大喜，急教韋揚隱從關上殺入，李宗湯從關門殺入，官軍喊聲振天，潮湧而入。樹德五千步兵已在關內放火，登時火勢透明。

吳用見關板不下，官軍盡入，驚得罔知所措。軍師一驚，眾將無主，眾軍皆亂。樹德在關中輪一口大刀，從烈燄飛煙之內，酣戰盧俊義、徐寧、張清。那燕青、朱富、李雲只得保著吳用逃入關內，與盧俊義等三人會合了，一面共戰樹德，一面且保吳用向三關退去。韋揚隱、李宗湯已一齊殺入二關，來助樹德。二關已破，賊兵紛紛崩潰。李立不知就裡，因見關板不下，便冒死殺到關下。此時任森已教眾兵用棍將關板托住。李立一見，便去直搦任森，大叫：「我催命判官在此，誰敢收關！」任森道：「有我救命將軍在此，誰敢放關！」言畢抽劍直取李立。李立不識高低，前去迎戰，鬥不六七合，吃任森輕舒猿臂，生擒過來了。盧俊義、徐寧、張清、燕青、朱富、李雲已保著吳用，退入三關。徐槐統大軍殺入二關，收齊兵馬，撲滅了餘火。那賈虎政早已死於烈火之中。關上官軍早已將重關收起。徐槐傳令就二關內安營下寨，眾將紛紛獻功，徐槐大喜。原來徐槐定計之先，也料到放關之事，所以教任森混入步兵，挾此千斤重關，果然冒險成功。

當時得了二關，眾人無不歡喜。徐槐便命就二關內築起土，嚴行把守，一面將李立解往曹州府監禁，一面申報都省，表奏朝廷，這裡大開慶功筵宴。刁二本無功勞，念此事實起於他，亦與賞賚。樹德見此，驀然想到龐泰述不是好人，便請徐槐斬了他。徐槐想了一想，此人留在帳中必為患害，便傳令將龐泰述即行斬首。看官，這龐泰述兄弟共有四人：龐泰述當長，次名泰良，三名泰圃，四名泰表，名為龐氏四泰。這四泰是天下有名的幫閒，害人真真不淺。只殺得一個，尚有三個未曾除滅，卻大為可憂。如今說結水滸正事要緊，那三個既不干梁山之事，只好不說了。言歸正傳，當時徐槐慶筵已畢，仍舊安排攻守之事。

那邊吳用與盧俊義逃入三關，眾頭領急忙登關。此時吳用已懊恨欲死，只得勉強把心神一定，料理守備事務，忽聞得宋公明逃回山寨之信，大驚失色。那宋公明在忠義堂上，眼巴巴望吳用成功，不料忽報到二關失陷，也驚得幾乎死去。吳用回轉忠義堂，與宋江相見，一番怎好、怎麼了的話，不必細表。且說徐槐攻進二關之時，陳希真正由大名府起兵攻打濮州，雲天彪正由泰安府移兵攻打嘉祥。看官，須諒作書者只得一支筆，不能雙行夾寫，且待下一回，先說陳希真攻打濮州。